

平生首次登讲台趣忆

老朽血管里流淌的是老爸
倔强脾气的血液。

60年前的一件往事,便是我
倔强脾性的佐证之一。那时
我在北师大中文系五年级时
教育实习期间发生的趣事。

师范生在毕业前最后的
阶段,都是要经历教育实习
这一关的。我当时实习的地
点是北京市延庆县永宁中
学。很幸运,我所在的实习
小组,带队老师是我们系名
望很高的外国文学资深讲
师杨敏如先生。杨先生对
苏联文学和欧美文学研究
有很深的造诣,且课上得
很出彩。她无须看课本,讲
起课来形象生动,滔滔不
绝,简直就如在朗诵抒情
诗,吸引力极强,受到所有
学生的好评。本来,我对
她很崇拜,也深感有这么
一位高水平老师带队是我
的幸运。

可万万没想到,她在指
导我们写教案时,反倒要
求很刻板,教学准备、教学
步骤、教学重点和难点、互
动环节等等,必须绝对按
规定的套路要求写,否则
就不通过。她的苛刻要
求,对我则是个紧箍咒。因
为我从来不想完全照搬所
有的条条框框,尤其想在
教学重点和难点环节,通
过必要的互动,来激发学生
的兴趣,提升教学效果。因
此,我的第一稿教案,是
既参照了杨先生要求的原
则规定,又加上了自己对
课文的理解,特别设计了
互动环节的原发性、针对
性和灵活性。未曾想,教
案交上去后,杨先生很生
气,劈头盖脸批评我说:
“你怎么回事?还没会走
路,就想学着跑步吗?创

对你们这些嫩生来讲,还早
着呢,给我脚踏实地老老
实实地重写!”没办法,我
只能按她为我立的提纲重
写了一遍。交上去,依然
没通过。

按照实习规定,带队老
师没通过的教案是不能上
讲台的。按照杨先生的要
求,我改来改去,直到第
四稿才勉强通过。可是,
她通过的教案我自己又
通不过。因为我觉得,如
真这样上课,我既对不起
学生,也对不起自己的良
心。经过几天的苦苦思
索,我心生一计,交上去
的教案是她通过的,可真
正上台讲的教案却是我的
第一稿。当时,虽也心有
忐忑,怕万一杨先生不高
兴了,给我穿个小鞋,可
咋办呢?想来想去,还是
倔强的性格战胜了让步。

我带的是初三(2)班,
该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是整个延庆县的名师。
我的第一堂课,这位名
师把该校校长和教导主
任都请来听课了。结果,
满堂彩。同学们反响热
烈,下课时给了我炸裂
般的掌声;校领导肯定
地评价“讲得很活”;而
名师班主任听完课后,
干脆把班主任工作也交
给我做了。最没想到
的是,性格开朗的杨先
生听完课后,兴奋得
笑靥如花,从教室后
面兴冲冲地跑到讲台
前面握着我的手称赞
说:“互动环节的火候
掌握得恰到好处,真
不错。”我相信,杨先
生的表扬是由衷之言。
恐怕因她审读了全组
实习生那么多的教案,
早已忘却了我用的是
自己的第几案了。

不过,后来听汤兰珍
告诉我,我的教案几次
不通过,还是在整个
年级里被传得沸沸扬
扬,尽管我有些不信。

一起走过
江天舒

西行情缘续到今



1995年,“西行群”初见时在敦煌莫高窟合影。



2018年,“西行群”重逢时在浙江塘栖古镇合影。

“想念大家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留言不绝,他们感谢我的“用心
费心,使大家汇聚到了一起”。
我想,更要感谢这个日新月异
的时代,便捷的即时通信,能
够让我们隔空畅聊。聊着聊
着,自然聊到了要“约”“走
起”。

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
4人所居住的城市,“4人1
聚”,就从老大哥章先生所
在的杭州起步。目标好,选
时确不易,又要兼顾工作,
又要安顿

家,还要避开高温,到了
2018年11月初,4人终于
在分别23年后再次相见了。
从大漠戈壁的初遇到西子湖
畔的重逢,变的是年龄,不
变的是情谊。当我们把足
迹留在河坊老街、塘栖古
镇、湘湖烟波之时,岁月也
定格了我们的情缘。临别
时,付女士成诗一首,“鸣
沙山孕敦煌梦,廿年后聚
钱塘江,秋雨风吹叶叶静,
柳堤湘湖续华章”,不仅概
括了重逢之前因果,还把
4人的姓或名“藏尾”于
诗。

杭州的老大哥开了好头,
常州、南京、上海的紧紧
跟上。4人同行,章先生
风趣睿智,担当起“牛哥”
角色;付女士知性典雅,常
使氛围弥漫着文艺范;张女
士考究精致,精当选择食
材,吃出高性价比。

常州是“4人2聚”之地,
当时我想沪宁杭都是大城
市,客人远道而来,要体现
出常州的别样精彩。于是,
首站看粉黛,晚上住民宿,
第二天以溧阳一号公路为
游线,赏美景,品鱼头。我
笑言:“接待大城市贵客,
要看你们平时不常见的美
丽乡村新画卷。”当两位
女士在一号公路中间,身
着彩装,登上车顶,摆出
造型,尽情挥洒之时,我
想,她们该是找回了20
多年前西行的感觉,一边
是西北大漠戈壁,一边是
江南氤氲温婉,不一样的
风景,一样的放飞心情。
“4人3聚”“4人4聚”
同样是“剑走偏锋”。不
在南京的新街口,金陵相
会在牛首山、老门东,以
文化胜;未到上海的南京
路,沪上欢聚在醉白池、
广富林,显远古味……

正当第一轮圆满结束,
谋划第二轮时,2022年
由于新冠疫情反复,我们
不得不中断了相聚。去年
阴霾散去,便一春一秋聚
了两次,意在补前年之
缺。相聚之时,愉悦而清
爽,AA制但不影响互赠
礼品,那年常州分别,我
送一人一份常州特产大
麻糕。离别之后,交流
不停歇,美景美味的推
荐,好文好词的欣赏,
家里家外的关切……在
疫情严重的时候,那些
即时动态、防护妙招,
成了交流的主打。今年
初,当常州跨入“GDP
万亿之城”,他们也会
发来当地相关的评述,
这却是我没想到的。

又值秋高气爽之时,
又到“4人7聚”之际,
我们在彩云流霞、成熟
收获的时节,行进了浙
东唐诗之路……这种
普通人的友谊之树何以
长青?我想,或是人生
的首度西行记忆深刻,
或是难得的纯真情感
历久弥新。看到付女
士在朋友圈发的一段文
字,或可更说明缘由:
“因为我们有着相近
的三观,相通的语言,
相似的经历,也因为
我们都是改革开放前
沿阵地的建设者。”

人类从常州上黄走来

之一贾兰坡教授说:“上黄
动物群,特别是高级灵长
类祖先的发现,其意义可
与北京人的发现媲美,这
是我国20世纪古生物学
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
此后在河南省渑池县发
现了上河嘴猿化石,山
西省垣曲县发现了世
界级灵长类动物的共同
祖先。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周口店中国猿
人发掘者

出土的数千件文物足以
反映三星村人当时创造
了十分璀璨的文明,已
进入稻作农耕文化阶
段,出现了手工业,生
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
定居群体发展到了相
当的规模,拥有了发生
新石器时代产业革命
的人才、社会实践经验
与物质条件。

三星村人可谓是上黄
人类先祖的杰出后裔,
生活在华夏诸氏族产
生共祖的前夜,即将
跨进伟大的中华文明
门槛,其历史地位极
端重要。中华民族是
炎黄子孙,口传历史
距今5000年。三星
村人可以说是炎黄
两帝的直接祖先,更
是现代中国人的群
体祖先。这为考证
炎黄时代人群社会
生态提供了确凿的
人类学、遗传学与
文化学、环境学依
据。

三星村人的文化实质
是在人类第一次农
业革命的基础上产
生了蚕桑技术革
新,它是在人类生
活由“冬穴夏巢”的
采

集狩猎经济,转向“造
房定居”的农耕经
济基础上孕育、产
生、发展起来的。它
的文化主线突出地
表现为原始丝绸文
明,三星村人是这
一革命的开拓者。

三星村文化仅仅打
开了冰山一角,许
多中华文明起源性
重大历史之谜还待
专家们去揭晓:如
三星村人是否已
跨入城邦、古国的
时代?她们集中生
活居住、生产区在
哪?是否已经产生
了文字?它的文化
对当前中国的影响
力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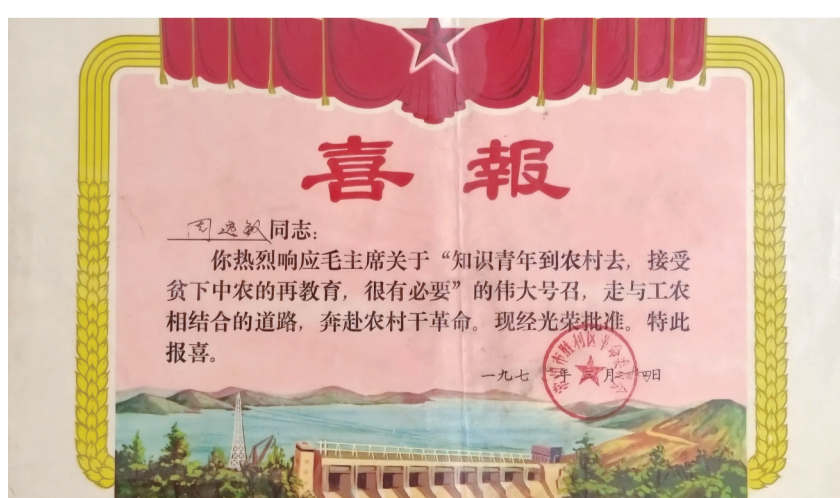
三星村人后裔成为
了良渚文化的创造
者之一。从7000
年前的溧阳神墩
遗址开始,经三星
村遗址,到遍布常
州地区4000年前
后的圩墩遗址、寺
墩遗址、象墩遗址
、青城墩遗址、江
阴高城墩遗址等
一系列马浜文化、
崧泽文化、良渚
文化遗址,传承有
序从未间断,常
州远古文明完美
地展现着不断演
化的进程。

配到唐二生产队劳动,老
队长高大魁,人很和
善,对我们很好。我
们是属于胜利区的
知青,区里也很关
照,专门派了两位
干部管理我们。其
中一位陆姓干部
是某电子元件厂副
厂长,后来经过他
的努力还在知青点
办起了一个为该
厂配套,专门生产
半导体收音机中
周变压器的工厂,
知青们就不必
顶着酷暑严寒到
田里劳动了,生
产出来的成果
就计入各所在
生产队,核算成
分。

我则主要在大队
工作,当过大队
企业的会计,也
当过农技员,因
为第二年,大
队全部改种蔬
菜,服务常州
居民的“菜
篮子”,尽管我
根本不会种菜,
不过从“战
争中学习战争”
是最好的办
法,我就跟着
公社农技员,
当小农技员。甚
至,我还负责
过冬天农闲时
大队到菱荡开
河时的现场
“司务长”,
负责开河社员
的吃喝,保
证有充足体
力开河。所以,
我给现场乡
村厨师的要
求是每天必
须有块肉,那
时候的肉比
现在的香,猪
蹄不吃复
合饲料,都
不是速成
的。我住在
知青点的时
间不多,记
忆最深刻的
知青点故事
是,某天深夜
睡意朦胧中
被舍友摇醒,
原来被冻
死了一只
闯进知青点
的野狗,“提
到贼骨头
连夜解”,
大家半夜
吃狗肉,香
气四溢。

下乡时间不长,
三年还不到。那
时还年轻,只
觉得农村的天
很蓝,农村的
水很清,在
农村,心灵是
自由的,还
没到岁月
在时光中飘
散一缕缕桑
留在心头,
让人不忍卒
读的时候。

我成了“知青”



票,记得凭票到专门商店
买了一只木箱,很结实。
还有一条粗呢毯子,很
朴素,没有一点花纹,
颜色淡灰紫红,摸上去
倒很厚实,还有棉花胎
等。

那一天是阴天还是晴
天,已经记不清了,记
得清的是那一天我真
正来到农村,“赤脚走
在田埂上”,成了一名
插队“知青”。还记
得大队墙上有一条
标语:“滚一身泥巴,
炼一颗红心!”当
时郊区五星公社新
丰大队,那里几年
之

建成了全国第一个
综合开发、配套全
、运用建设新模
式的住宅小区——
花园新村,成为
全国典型,为常
州争了光。但
是,为我们建
造的知青点,一
座两层小楼
也随之荡然无
存。

到了大队,知青
点当作宿舍的
两层小楼早已
造好,有一个
大院子,还
有一排平房,
可以当会场,
平房南边就
是食堂,总
体条件还以
知青们分宿
各个房间,我
记得有一位
舍友姓李,他
父亲是常州
某煤矿的矿
长,没多长
时间他就离
开了。我被分

谈天说地
刘持平



中华曙猿复原图

人类从何而来?人的智慧
从何而来?这是人类发展
史上的两大千古之谜。
世界古生物学家、古
人类学家在孜孜以求,
试图解开这一千古之
谜。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
林一、齐陶等人发现
的中华曙猿证明,人
类从常州上黄走来!

经中外古人类学者
鉴定,中华曙猿是
世界上已知的高级
灵长类动物中最早
的,它是包括人类
在内的一切高级
灵长类动物的共同
祖先。中国科学院
院士、北京周口
店中国猿人发掘
者

青春之歌
周逸敏

我本来可以不当“知
青”的,但我还是
成了“知青”。

1976年,我高中毕
业待分配一年后,
可以不下乡,不过
那必须是以我弟
弟4年以后到更
远的农村插队为
代价。当时的政
策是:家中有两个
孩子,必有一个
下乡插队,如果
老大留城,老二
就必须到更远的
农村,如果老大
先下乡,就可以
安排在近郊农村,
而以后老二可
以分配城市工作。

父母陷入两难境地,
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终是要面对。
过了几天,面色
沉郁的母亲找我
商量,其实他们
可以直接决定的,
但还是找我谈一
谈。摆明情况后,
沉吟半晌,我说,
我是老大,既然
政策有硬杠杠,
也难两全其美,
那我就先下乡
吧。那时还没有
“精致的利己主
义”说法,想的
基本都是利他,
至少我的想法
是这样。母亲如
释重负,但看得
出她心里也不是
轻松的,我想世
界上的父母都一
样的。也有很多
父母与我父母的
选择相反:撸到
一个算一个,老
大先工作了再
说。有一点我父
母是没有料到
的,仅仅三年之
后,知青下乡政
策就退出了历
史舞台。

下乡的喜报很快
就来到了家里,
批准的日期是
1976年3月24
日,批准单位是
常州市胜利区
革命委员会。胜
利区就是现在
的钟楼区。这
一天,我就成
了“知青”。一
起来的还有几
张

纤夫的遐想

每当我披着晚霞,漫步
在孟津河边的景观步
道上,目睹绿树成荫
的驳岸和快速穿
过的船只,总会勾
起心酸的青春往事。

孟津河是京杭大
运河的支流,是有
着1200多年历史
的古运河。真如
美国作家安·兹
温格在《奔腾的
河流》中所写,
“当一条河流伴
随着你成长时,
或许它的水声
会陪伴你一生。”
河流是最容易
令人勾连起时
光的意象,我作
为曾经的纤夫,
更是情思悠悠,
感慨万千。

五十多年前的一
年除夕,为趁
过年空档,生产
队派船去六十
里外的常州新
化化肥厂装氨
水。我和另外
两个年纪稍大
的搭档,好不
容易排队到中
午,装满了满
满的一船氨水,
心里乐滋滋的,
想起回家吃
年夜饭。

天空却飘起了
鹅毛大雪,北
风呼啸,天寒
地冻。因为拉
纤要比摇橹快
得多,所以我们
两人在岸上拉
纤,一人在船
上掌舵。在没
桥洞和没交叉
船只的情况下,
我们全力以赴,
身体几乎伏向
地面,脚蹬蜿蜒
不平、“水乳
交融”的纤道,
气喘吁吁地
负重前行。

要说这纤道,
也就是拉纤
的人多了,使
弯弯曲曲的
河岸上,踏
出了一条坚
实的路基,但
纤夫的箭步
又导致路基
坑坑洼洼,高
低不平。粗
粗长长的纤
绳,总是绷
得好直好直,
一头牵引着
迎风搏浪的
船身,另一头,
深深地勒进
了我们的肩
胸。为不让
绳子积雪,还
不时抖动一
下纤绳。幸
亏是大年三十,
又是风雪交
加,来回运
输的船只少
了许多,减
少了河道拥
堵、纤绳交
叉的麻烦。柔
柔的雪花沾
满了头发,口
鼻喷出的粗
气与冰冷的
寒风交集,很
快就凝结成
白霜,染白了
胡子和眉
毛。脚尖拼
命地戳穿一
双舍不得穿
的老棉鞋,在
冰雪交融
的纤道上用
力摩擦着,
发出“咔嚓
咔嚓”的像
嚼锅巴的清
脆响声。棉
袄里面汗流
浹背,外面
仍草绳束
紧,纤板紧
贴胸前。我
俩一前一后,
拉着纤绳,
迈着箭步,
一步一步地
向前迈进。

纤绳,艰难地一步一个
脚印向前迈进。船儿也
像理解我们急切要回
家过年的心思,迎风破
浪向前进发。当遇到
桥洞,必须站上桥背,
将纤板向下,靠惯性
用力甩过桥背,再继
续拉纤。如遇到桥面
较宽的石拱桥,那
只能将纤板丢到船
上,船过桥后,再
将纤绳和纤板丢
给我们,快速前行。
遇到来船,必须
小心翼翼与对方
纤夫交叉好纤绳,
里、外档决不能
搞错,如有搞
错,浪费时间不
说,有可能两
船摩擦相撞,
造成赔偿争
议,就麻烦了。

夜幕降临,一望
无际的田野和
高低错落的村
庄都是白茫茫
的一片。看着
沿岸村庄里星
星点点的昏
暗灯光,闻着
不时飘来的
炊烟和饭菜
香味,饥肠
辘辘的我们
好生羡慕。我
心想,要是
在夏季,沿途
还能见到河
滩边的黄瓜
、香瓜,随
手摘一个就
可以充饥,而
现在,只有一
片茫茫雪地。
饿了渴了,
只能抓把白
雪,塞进嘴里。

我不禁遐思:
这弯弯曲曲
的河岸纤道,
走过了多少
代、多少
人的艰难脚步。
他们不屈不
挠,一遍又
一遍丈量着
似乎永无尽
头的河岸土
路,一年又一
年地剥蚀着
他们生命的
同时,也将那
么多凄凄惨
惨的悲凉故
事填进了他
们的心里。那
些由他们自
己的双脚踩
出来的故事,
也和他们散
落在运河边
的足迹一般,
脚印一个接
一个,连运
输的大型轮
拖也很少见
到了。那种
“恩恩爱爱,
纤绳悠悠”
的浪漫惬意,
恐怕也只有
出现在舞台上
了。